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青天白日

浙人南宮詒庵，以字行，幼隨父號宦於粵，清廉，窮其橐。母先逝，父繼卒。虧庫款，將繫獄。素審寂壁幕於蘇，欲往依之。潛焚兩親骸，以竹籠負之，徒步逸。餐風咽露，跋涉奔波，一載始抵。尋叔無耗。時蘇正歲歉，益困急。傾守囊錢，購半畝地，瘞之，志以碑，結茅若團瓢，守其側。蓬頭垢面，淪入乞兒，剩飯殘羹，尚知薦祭。時年僅三五，性孝且慧，貌懼不枯。聞吳兒山歌，學之，即當伍氏簫，始免餒。朝村暮郭，倏忽三年。偶倚古寺門，向陽門蝨。面即貴家園，時見美人樓上眺。頃一小環，豔年二八，出而反掩其門，行向西；忽伏草際，少時，整衣去。知為小遺。甫數步，即若有物墜地，軟無聲；呼告之，婢不覺。遂掩襟往觀，錦狀也。中裹金玉釵釧，珠寶零星，媵以魚函，折作方勝。書云：「十郎哥哥足下：妹謬以陋質，獲配清芬；親上做親，幸中之幸。牽牛西北，一水盈盈；孔雀東南，雙聲隱隱。盟深金石，妹喜嫁得梁鴻；劫轉滄桑，郎忽貧如司馬。然而鮑宣對挽鹿車，阮氏何嫌犢鼻。幸雞窗攻苦，卜鴻路飛騰。敢怨標梅，撫青春而未艾；唯祈折桂，脫白袷以來迎。逆知青眼頻更，紅絲欲斷。每聽狐語，似怨前度之冰；欲倩蜂媒，再接他家之酒。心石堅而不轉，辭簧鼓而須防。若真挾瑟改弦，定彈黃鵠；時擬傳箋布意，恨少青鸞。小婢媵奴，雖曰主僕，實同腹心。事已迫於燃眉，情實殷於刺目。遭尋一鶚，面展雙魚。奉上緘淚之句，斷腸之辭，婉轉十三行，預仿蘇娘織錦；附以纏臂之金，搔頭之玉，珍珠一百顆，聊為匡壁添光。不盡纏綿，泥中人再為嚙舌；未敢隕謝，爇下材急不擇音。敢布愚忱，伏惟憐鑒。某年月日。秦氏小妹貞璞。檢枉手肅。」南驚讀一過，詫曰：「險哉！東落魄，富兒賴婚，鍾情者越禮冒嫌，進療貧方。若為他人檢得，則婢固命盡，即迢迢牛女，亦復睽違，鵲橋無日矣！曷坐以覘之。」

少頃，婢返，面色灰死，倉皇覓榛莽間，不得，仰天歎曰：「奴死不足惜，負主人托，奈何？」南笑曰：「娘行失何物，值何言死？」婢聞其言有因，哀祈曰：「好男子，曾寓目否？」曰：「卿能明告我，或者璧能返也。」曰：「我秦氏婢媵奴，日伴女公子。主見婿家貧，欲改適，女公子日夜哭。妾憐之，請以妝奩中舊蓄者約五百金，裹以紋綉，附以雁字，親去作寄書郵，付於小檀郎。囑入都，謀戰捷，好親迎。墮其物，必泄其謀，烏能不悲！」言已大慟。曰：「然則將若何？」曰：「死耳！」南探懷與之，曰：「是耶？非耶？」婢見即伏地叩，南挽之，示慰。婢曰：「子乞人，得暴富，棄之甘乎？妾將何以報？」曰：「報我不難，恐我之所易，子之所難也；我之所甘，子之所苦也。」曰：「試言之。」曰：「僕雖冠，猶童子身；子貌美極矣，未知能令我真個銷魂否？」婢赧然，徐報曰：「君姑待我，行行即來。」婢齎金玉去，南亦出東郭。

三日後，偶經園外，遠聞鶯聲，喚曰：「來乎！」仰視之，婢也。笑而招以手。門善然開，南遽掩入。湖山石畔，芳草如茵。婢曰：「以此聊報大德，可一不可再。」南曰：「諾。」方將偃抱，見婢以紅羅蓋粉面。南笑曰：「子秀色可餐，方欣飽看，博須與歡，何吝而抑藏乎？亦嬌羞故態乎？」婢以纖指向上曰：「青天白日，不怕神明耶？」南驚如棒喝，情魔潛遁。遽起，曰：「子畏神明，僕寧不畏乎？」持竿攜籃，喃喃誦「青天白日」四字，出門去。婢遙遙致聲：「君每日日中來，當分己食果君腹。」南瞑目狂奔，亦不計園門閉否。

明日市上行，有一相者，呼曰：「丐者來！子臥蠶下，何來此陰紋？應在三十六日，必有非常遇。」曰：「吾日唱蓮花求生活，免溝壑足矣，尚欲追蹤榮陽公子耶？」曰：「不然，驗當酬若干？」曰：「十千。誣則若何？」曰：「挾我雙眸子。」曰：「先生眸子危矣。」至三十五日，丐如故，走告相者曰：「眸子權寄尊龐一宵穩。」相者又視之，拍掌曰：「得矣！邊城紫氣透，當先得財。」南曰：「諾。」

明午步長街，忽有牽其裾者，呼曰：「月兒耶？」南頸有月牙痕，故小字月。視其人，鮮衣怒馬，貌若貴官，姑應曰：「然。」其人慘涕，曰：「兒何至此？」南驚憶曰：「璧叔耶？」曰：「然。兒盍隨之歸寓？」廬中起居華燦，叩阿嬌，亦甚慰。因縷述顛末，哭失聲。叔曰：「久審爾父母歿，特函詢，無回字，乃在此也。吾年老殷富，無子息，今得猶子，不愁繼續矣！」立命婢媵，為更襪，且濯香泉，依舊翩翩，顏色煥發。婉述相士神，叔命以十千酬之，欲招致為叔鑿慈顏，不許。旬餘，忽以千金付之，曰：「兒既廢讀，當學賈。」以齒稚辭。曰：「試為之，無不利。」

南束裝買棹，過江運白粲，大獲。明年今日歸省叔，至則門戶猶存，第主非是。詢居停，曰：「子去後，爾叔亦他徙，且不知徙何處。」南茫茫無適從，因思江北新置宅，曷歸而偵訪，掃墓瞻仰。榜人頻催，腰纏餘五百金，即全購柏油壓船。渡後，北風怒號，江凍十日，不能解。柏油值頓昂，獲利可十倍。更於宅前設級鋪，以三千金為母，招老成者四五輩，司出納。

又一年，心不忘叔，一人渡江，搭航船，至中流，風大作，浪如山立，霹靂大震。同儕者十數人，咸見雲中現極大四金字，曰「青天白日」，筆畫分明。眾誦佛禳之，而字仍現。雷復鳴，船幾裂。眾急曰：「上天已明示惡人，事各自省，無累他人！」南挺身告眾曰：「此僕隱事，誠不可以告人，敢相累乎！」急向怒流，踴身投。昏懵中，抱得枯槎，聽其掀簸。耳聽雷雨驟下，火光竄金蛇。須臾霽，視此身如一點萍，乘萬里浪也。忽一官舫鳴鑼掛帆來，呼曰：「速救活抱槎人！賞十貫！」旋來紅船，擊而登，官舫人非他，叔也。互驚。問：「叔何處來？」曰：「吾移居通州，偶游紫瑯山耳。爾父母墓無恙，爾之心曲，吾已悉。媵奴已隨秦家女適婿家。婿果貴，即迎娶。爾事緣未至，毋躁也！」同之通寓，見媵安好，婢更多於蘇寓。不敢問。居二日，袖出小折呈叔，曰：「此年來子金總目也。」曰：「煩甚，曷攜去。」翌晨辭別，叔又贈以數百金。

抵蘇，訪媵，果如叔言。忽遇弄船人，驚曰：「君尚生耶？若輩皆震死，船覆，吾抱纜姑免。頃泊此修治耳。」南出資贈助之。即假館舟子家。

偶倚白板閒眺，見一美人，乘香輿，隨僕媵；復又一婢，乘下澤車，貌酷似媵。尾行三四里，至一尼庵，美人登殿拜如來，僕媵憩游廊，庵主獻香茗。婢閒步，偶見南，目眈眈低喚曰：「青天白日。」南失聲曰：「噫！媵娘耶？」婢問：「何遽華潔？」告以故。曰：「鍾情者，尚戀舊耶？」曰：「中懷無一刻忘。」曰：「彼此有情，尚不審姓氏，令人齒冷。」又詳告之。旋聞內呼媵，美人偕去。

南惆悵無聊賴，踟躕叢葬處，見一大塚，碑云「東浙寓公南宮諱璧玉人先生之墓」。志文詳敘夫妻同卒於蘇，死近五載，旅葬於此，以待猶子南宮詒庵他日尋覓。撰書者，里諸生郁訪。南讀畢大驚。回憶叔媵面目，不知此墓中人，何既同名氏，且猶子亦同名，必無是理，而竟有是事。

歸訪文學士，知郁訪第，具冠投刺入拜。憬然曰：「君頸有月牙痕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令尊叔甫生時，與先大夫莫逆交。先大夫逝，叔甫老伧亦相繼逝。易簣前數日，堅囑鄙人預後事，謀吉壤，作墓志；並囑君如回蘇，即為繼續。君從何知有僕，而惠然肯來耶？」南以見墓志對。曰：「幸不負先人遺命也。」南蹙額以兩次遇叔告，求解惑。曰：「令叔甫生習吐納，歿能解脫。如子言，其仙去乎？」南遣人如通訪叔，杳矣。遂移兩骨函，依叔墓，重葬。雙塚峨峨，加以封植，手自撰文，勒石紀事。訪視之，喜曰：「子尚能習舉子業，何自棄？」蓋訪已前科北闈中經魁，因款留，教之讀。

是秋回浙中副車，訪開筵為賀，鼓吹大作，泥金署牆，把酒向南曰：「君貴矣，芳年二十有一，尚欲歌朝飛雉耶？」曰：「弟有舊盟，癡心拱候耳。」曰：「愚兄代覓佳人，為君權署縣君，何如？」言未已，即有婢媵扶一美人，出與交拜，南不知所措，挽之拜，兩行畫燭送入洞房，親為反扃雙闔，臨去顧內曰：「今宵好報恩，毋再怨我夫婦累汝。」

漏靜，揭巾微睨，則紅粉露垂，香肩玉削，頗似媵，亦低喚曰：「青天白日。」新人微祭曰：「悶葫蘆打破矣！」南聞之大喜，始知尼寺美人即妻，當日寄書人也。夫貴，娶已兩載，極敦愛。媵重見南，始為貞述南來訪始末，貞為訪述。副車之中，賴訪力彘緣關節，始獲雋。其所以不即以媵與之者，恐誤讀耳。少頃，入幃綉，猶處子。

明日謝，亦謝。至是始道破。曰：「君遇遺金不拾，僕亦留全璧以待也。」從此秦越一家，親愛如手足。南旋即援例謁選，官揚州司馬，攜娟娘去。頗不自諱，每謂僚佐曰：「不圖黃榜中，亦有卑田院中乞兒也！」

懊儂氏曰：昔披裘人云：「僕豈拾人遺金者哉？」然高人遇之易，乞人遇之不易。至美色當前，懸崖勒馬，此等功夫，尤不易。偉哉南宮！宜乎蒼蒼者，報以厚德也。吾願普天下男兒，無論富貴貧賤，當人人書「青天白日」四字於座右。